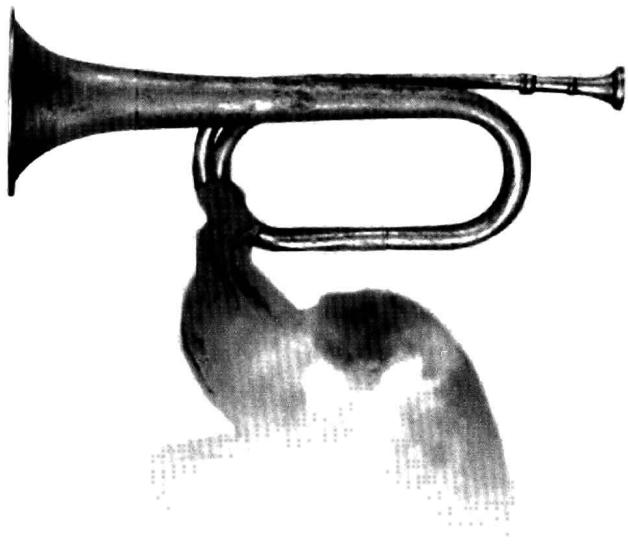




梦回连营

陈泽华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梦回连营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连营 / 陈泽华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360-5604-6

I. 梦…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0972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欧阳衡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张红霞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12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n.com.cn>

自序



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该书作者熊召政先生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愿意开掘中国历史中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这句话让我深受启迪。历史题材的作品尚且如此，现实题材的作品难道不是更应该去开掘积极的、健康的一面吗？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无论是主动写的还是上级交给的任务，我都尽可能往好里写。因为，在我看来，和谐社会，需要有批评，更需要有歌颂。

我在基层当报道员的时候，写过一回批评的稿子。稿子寄到报社，虽未发表，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这让被写单位的领导感到了压力。他们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写的的确是事实，不过，除了这件事没做好之外，我们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是，你这么一写，年底评先进我们单位可就没戏了。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血气方刚，只顾写稿了，没想这一层。多种花，少栽刺，“报喜鸟”总要好过“乌鸦嘴”。从此，我再没写过一篇批评稿子。

万万没想到，这样也不行。有人问我：“你把某某写得那样好，他有那么好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无法正面回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既然如此，我想还是不要求全责备，对人对事应多一些宽容。如果有人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好回答：“我写的不是杂文，批评不属于我的范畴。”

写到这儿，本来就完了。可回头一读，又觉意犹未尽。这时，小女儿突然闯进来，问：有人拿着竹竿过隧道，横着过不去，竖着也过不去，有人建议他把竹竿从中间锯断，他照办了，结果人家笑他是笨蛋，这是为什么？

这则源自《笑林广记》里的故事，再次引起了我的思考。横着不行，竖着不行，顺着难道就行吗？就说这写人的文章，写好的不行，写坏的更不行，好的坏一起写难道就行吗？著名报告文



学作家吴东峰先生，写作时已经很注意客观公允了，可是，最近一年，竟然惹出两场官司，其原因就是不经意间揭了人家的“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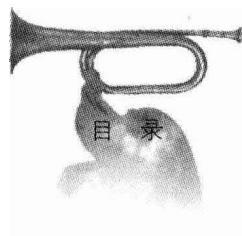
呜呼！纪实文学写作何其难也。

该书付梓后，不打算再写此类文章了，准备写小说。也许有朋友问：会写小说吗？按王朔先生的说法，会编瞎话就会写小说。这个说法准不准暂且不论，不过，小说越假越不吃官司倒是一个事实。纪实文学就不行，不光假了不行，有时真了也不行。干吗放着容易的不干偏要从事难的呢？

也许你又会问：不写不行吗？一不当官，二不理财，业余总得做点事。与其坐而论道，空对流年，让时光之水消逝在纸牌的斜坡上，漂泊在酒杯的河谷里，不如一闲对百忙，耽思文墨，蒙以养正。业余时间看看书、写写字不失为一种愉悦的生活方式。再说，人的情感是需要发泄的，不发泄就难以获取内心的平静。目前对于我，最好的发泄方式就是书写。尽管每完成一部新作，总能体验到近乎幸福的虚脱，我仍然喜欢享受书写的自由与快感。如果说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家园中的一朵奇葩，我愿做一个寂寞的守望者！

是为序。

2008年8月8日凌晨



目 录

自 序

| | |
|-------------------|-----|
| 猛将轶事 | 2 |
| 天降大任于斯人 | 28 |
| 梦回连营 | 36 |
| 杂技将军 | 66 |
| 三弦上的五彩旋律 | 112 |
| 甘在编研战线当“长工” | 160 |
| 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 166 |
| 绿色通道 | 182 |



猛将轶事



他，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师、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国家体委主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他，荣获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荣誉奖章”。他，身经百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性情耿介，在“文革”中与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过正面碰撞。他就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作“猛将”的王猛。

王猛是那个时代的大名人，可是，因为我年轻，以前对他缺乏必要的了解。直到2004年初，上级安排我参与写作他的传记，这才有机会走近他、了解他。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这位老人传奇一生中的轶闻趣事，或土或洋，亦庄亦谐，虽未能入传，但颇耐人寻味。我一直很想把它整理出来，由于工作忙，一直没能动笔。孰料，老人于去年夏天突然离开了我们。转眼就是他一周年的忌日，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这位老人的崇敬之意和纪念之情。

—

王猛，原名王宝田，字效孟。王猛说，他祖父是晚清秀才，在当地是有名的教书先生，当初为他取这个名字时，是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像孟子一样有学问的人。参加革命后，王猛觉得“效孟”这个名字明显带有封建色彩，于是改为王猛。“猛”字取典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十三之十中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王猛说：“大丈夫理应铁骨铮铮、威武不屈，不为官、不爱钱，磊磊落落、皎若日月！”



一

1920年5月29日，王猛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大赵家庄一户农民家庭。祖父王毓春和父亲王升泰不仅都是教书先生，而且还都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王猛5岁开始读书，遵循祖父和父亲的教诲，学习非常刻苦。他10岁那年，父亲突然病故，这让本来殷实的家庭陷入了困境。祖父只好将他转入私塾继续就读。王猛在爷爷的辅导下，背过《朱子治家格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和《左传》、《诗经》、《书经》、《古文释义》与唐诗中的一些篇章，阅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兵家武将、奇侠义士的豪迈风范及屈原的爱国情怀、陶渊明的淡泊名利、文天祥的忠贞不贰品格，对他的思想都产生过深刻影响。14岁那年，王猛考入家乡附近的李连家高小。靠着祖父微薄的收入和母亲务农织布挣来的钱，每月勉强筹措40多斤玉米面，王猛坚持完成了学业。1935年夏，王猛以全科考试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但因家庭无力供其升学，只好回家务农。

“怪不得您的字和古文功底这么好，原来您练过童子功啊！”我说。

“好的你是没见着。”王猛笑笑说，“14岁那年，我在爷爷指导下修家谱。爷爷看了我写的字很不满意，对我说：‘你的字就是到入殓我看也写不好。’”王猛把自己当年写的和父亲写的家谱摆在一起让我看，两相比较，果然差距较大。“现在有些人，字写得跟鬼画符一样，动不动就称书法家，还张口闭口多少钱一



尺，说实在话，就那破字儿给我我都懒得要。”

王猛习惯把话说得直截了当。

三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下旬，战火就烧到了王猛的家门口。家道中落，外敌入侵，忧愤中的王猛，跪别祖父和母亲，投奔到山东省乐陵县（今乐陵市）周砚波门下。周砚波当过王猛的老师，是地下共产党员。王猛由周砚波推荐，到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稽察处当秘书。12月，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1938年1月，王猛由第一路特务营政治教导员范景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八路军的队伍中，王猛的文化程度无疑算是高的。1938年10月，挺进纵队成立军政学校（后改称教导营），培训连、排军政干部和地方干部，王猛被首批选送入学。这是一所随营学校，开设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抗日游击战等课程。通过不长时间的学习，王猛眼界大开，理论水平和军政素质迅速提高。12月，只有18岁的王猛便被任命为学员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王猛时时处处留心观察红军干部的言行举止，从他们身上学习思想作风和领导艺术。红军干部平时以身作则，战时冲锋在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使他深受教育。



四

跟王猛首长一起进餐几次，我发现他非常爱吃生辣椒，问之，则曰：1939年初春，日伪军对边区进行“扫荡”，我随挺进纵队在冀鲁边津浦路以东至渤海湾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有天深夜，行军至一个村落，我又冻又饿，顺手就把老乡家墙上挂的一串干辣椒揣进怀里。一边行军一边嚼干辣椒，那之后，吃辣椒就上了瘾。

王猛不仅爱吃辣椒，而且还爱喝酒。他说，在广州军区任政委期间，论酒量，我抵不过司令员尤太忠，所以两人斗酒的时候，我就说：“咱不比喝酒，比吃辣椒。毛主席说过，不会吃辣子不算真革命。”

由于患有糖尿病，晚年的時候，家属对王猛饮酒控制很严。不过，对于他，饮酒和生吃辣椒已经成为一种嗜好，根本无法改变。我第一次在他家吃饭，他指着一瓶茅台酒对我说：“把它干了！”我说：“首长，我的酒量不行。”他说：“这么年轻，一斤酒都喝不了，谁信？”

我笑，他也笑。

五

王猛一生参战无数，问之，则曰：印象深的不多了。



不过，有那么一仗，数十年后，他连细节都还记得。那是1939年5月的一天拂晓，日军偷袭乐（陵）庆（云）边教导营所驻的一个村庄，被哨兵发现后，双方展开激战。教导营营长、老红军朱子伟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王猛奉命带领学员队阻击西南面之敌。不料，一小股日军迂回到学员队的翼侧，使王猛所部两面受敌。形势万分危急，缺乏战斗经验的王猛一时不知所措。朱子伟见状大吼：“快扔手榴弹！”王猛这才反应过来，带领学员猛甩手榴弹。

战斗结束，朱子伟在全营干部会上对王猛提出严厉批评，说他：“看到敌人，慌里慌张！”王猛申辩说：“我没有怕死！”朱子伟说：“作为一名指挥员，不怕死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临危不惧，更要临危不乱！”

朱子伟的训导，让王猛看到了自身差距，从此更加虚心。

六

1940年10月，王猛改任第五团三营政治教导员。

第五团前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曾被红军总部授予“模范红五团”称号。全团从团长、政治委员到营一级干部都是红军，连、排干部也大都是红军。抗战初才入伍的王猛任营教导员，有些官兵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王猛说，当时他不仅经常给部队报纸写稿件，而且团里的宿营报告、战斗总结大多出自他之手。很快，他就靠不怕吃苦、不怕死、讲起课来不拿稿子，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讲到这里，王猛说：“现在有些人懒，三言两语的祝酒词都



要别人代写。最近我还听说，连民主生活会的发言稿都要别人代写。人家怎么能知道你在班子里的那些事情，这不是瞎胡闹嘛？”

七

1943年1月，王猛从陆军中学结业，被任命为第二军分区（9月改称第八军分区）基干团政治处副主任。8月初，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4个团、7个县大队及部分民兵讨伐鲁西南伪防共自治军司令兼郓城县长刘本功部。基干团奉命拔除郓城、鄄城两县接合部的据点。8月2日，新婚不久的王猛随部出发。8月3日，基干团利用夜幕悄悄包围了驻有20余名日军和300余名伪军的刘寺据点。作战中，基干团政治委员徐翼牺牲，王猛被任命为代理政治委员。12月，第八军分区基干团改称第六团，王猛任第六团政治处主任代政治委员。

“打仗的时候，您一般在什么位置？”我问。

“哪个地方任务最重，哪个地方最危险，哪里就是政工干部的位置。”他说，“政治工作不做到一线去，能有说服力吗？”

八

1945年8月中旬，冀鲁豫军区组成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进攻。第七团随第八军分区参加了中路进攻封丘城的战斗。21日，第八军分区部队将封丘城团团包围，计划于



当晚发起进攻，由第六团担任从西门破城的主攻任务。下午，王猛来到突击连，检查了投弹组、突击组的战斗准备，又来到西门外南侧一居民院内的梯子组。刚踏进院门，一阵迫击炮弹、掷弹筒打过来，院墙倒塌，突击连伤亡过半，王猛的臀部也被弹片削去一块肉。王猛强忍伤痛，随前锋连一起冲击。翌日晨，2000多名日伪军全部被歼。23日中午，几辆日军坦克从开封方向赶来增援，激战中王猛再次负伤。

“文革”期间有段时间，造反派对王猛进行了连续七十多天的围攻和批斗，王猛实在撑不住了，准备决一死战。可是，一想到战场上几次负伤都没送命，于是暗下决心：“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干，老子都没眨过眼，难道还怕你们喊几句口号？”无欲则刚，在之后的日子里，王猛紧咬牙关，与飞扬跋扈的江青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这是后话了。

九

1951年5月，王猛升任为师政治委员，1952年4月，奉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速成系学习。政治速成系186名学员都是作为提拔对象的军、师和正团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学院安排他们先上半年预科，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文化课程及军兵种基础知识，然后再上两年正科，学习政治理论、政治工作业务、军事科学等课程。王猛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深造机会，除上课外，还挤出大量时间看书，每天学习达12小时。南京的夏夜蒸笼般炎热，王猛在蚊帐里看书，大汗淋漓仍手



不释卷，全身长满痱子。由于过度劳累，不到一年，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65公斤。

王猛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即使对教员和书本上的观点也不盲从。政治工作考试有道题为论述古田会议决议的意义。王猛答：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将旧式军队的影响肃清了。教员扣了他的分。王猛询问扣分原因，教员说：旧式军队的影响现在还在不断清除，怎么那时就肃清了呢？王猛陈述：“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是指从思想上肃清，至于现在还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那是没有执行规定。我答的那句话写在‘毛选’的题解上，不信你看。”教员不得不向他表示歉意。军事考试有道关于团防御的试题，按教材规定，守军撤退时应放烟雾弹，王猛认为，如果没有烟雾弹，可用小部队掩护大部队撤退。可是，这一次虽经激烈争论，还是被扣了分。

一定的文化基础、正确的学习方法加上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使王猛取得了全优的成绩。1954年7月，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给他记二等功一次，并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

第一次来到王猛在北京的家，我发现书房、会客厅、餐厅，连走廊、厕所到处摆的都是书，我说：“这么多书啊！”

他说：“读书人不读书没法活，我一天不读书都难受。”

有些线装书已经旧得发黄，我说：“首长，长期翻阅这样的旧书，对身体不好。”

“对大脑好就行。”他说，“我不愿意读太简单的书，我喜欢古文，有嚼头。”

“您这样爱读书，真让人钦佩。”我说。

“年轻人，少拍马屁，多学知识。”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唉！现在有些人，身后带着千军万马，不知道他咋那样闲。要